



最后的陪伴

□明思践悟

去年下半年以来,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,生命到了倒计时。在我们兄弟们的劝说下,母亲来到城里。她先在我大弟家住了3个月,再到二弟家住3个月,准备元旦前来我家居住。因为我懂农事,要干农活,农闲时我有充足时间陪伴她。

母亲患心脏病、低血压、痛风病已多年,近几年多次心衰住院治疗。在两个弟弟家居住时,身体是时好时差,经常拉“警报”。医生一再告诫我们,她时刻有生命危险。我们决心尽早尽孝,让她在世时充分感受到儿子们的关爱。

大弟夫妇均已退休,他们对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,精心调剂饮食,按医嘱调整药量。还专门买了轮椅,推着母亲逛公园、看风景。晚上同床共眠,24小时全程陪伴。

二弟刚退休,他婉拒了各种社交活动,学着大弟的样子在家陪伴母亲。二弟媳在职,曾是医院护士,早晚在家时对母亲细心护理。

这期间,我三天两头到弟弟家看望、陪伴母亲。她看到我特别高兴,一天不去就念叨,就盼望。有时我们兄弟们走到一起,陪她聊家常、忆往事,说说笑笑,她笑逐颜开。她多次说:“你们好像是医生,来了我就感到病没了,舒服了。”我深深感觉到:母亲与我们交流是她最香的“心灵鸡汤”,与我们“话疗”是最好的精神慰藉。

上月中旬的一天,她告诉我们,最近胸闷、失眠,想去家乡的镇医院挂挂水,我们遂了她的心愿。因为她每年要在那住几次院,医护人员熟、有好感,尤其是近年来几次心衰,都是镇医院医护人员把她从“鬼门关”里救了回来。

母亲住院期间,我们都做了核酸检测,昼夜轮流陪护。第5天,她病情加重,无法排尿,手、脚、脸浮肿。医生会诊认为是心衰引起的急性肾衰,采用多种手段治疗不见效。事不宜迟,必须转院抢救。

我陪她乘救护车直奔市人民医院。急救室主任告诉我们,母亲病危,必须马上做血透,但由于她体弱多病,风险极大,有可能一针下去就结束生命;不做血透,只能撑上一两天,血透做得好还有一线希望。要我们立刻决定并签字。顿时,我们心如刀绞,艰难地作出选择:为了那一线希望,一致同意做血透。我手拿签字笔,觉得有千斤重。我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在南京工作的小弟弟。

夜已深,我们兄弟和爱人们谁也不肯离开,期待着母亲血透成功的消息。急救室灯火通明,医护人员频繁进出,但没有母亲的讯息,连在室内陪伴的二弟也不知情。我们忧心如焚,心中默默祈祷母亲平安。直到后半夜两点多,二弟说血透进展顺利,已无生命危险,我们才如释重负。

第二天,医生告知我们,母亲首次血透良好,但病情危重,将安排进ICU,继续做血透。母亲住院以来神志清醒,像个“老小孩”,一刻也离不开我们。一旦身边没一个子女,就会紧张、害怕,假若进ICU,成天看不到子女,她精神上会受不了。因此,我们选择了做血透时能让家人陪伴的康复医院继续治疗。

进入康复医院后,小弟弟也回通了。我们兄弟4人正常情况下2人一班在医院陪伴。上月23日早晨五点半,我在睡梦中听到手机铃声,是在院陪伴的小弟的来电,他说母亲血压急速下降,出现昏迷。我套上衣服赶赴医院。病房里,医生正在对母亲进行心脏按压,床头两台仪器不停鸣叫着,绿色线条无规则跳动,似乎在发出危险的警报。母亲任凭我们怎么呼唤,已无反应。半个多小时后,心脏监护仪的绿线条趋于平直,母亲的生命已无法挽回。

早上,北风呼啸,天寒地冻,我的心比寒风还冷。我们按母亲的遗愿,送她回乡下老家入殓。我们谢绝亲友协助守灵的好意,4对兄弟夫妇轮流守护,三天两夜,饱含泪水最后陪伴着母亲。



两不误

蒋春昇



“都是你这个女婿惯的”

□包宏龙

惯,这个词,我们如皋人一般用在大人或长辈对待小孩和晚辈身上,大概意思是,由于疼爱,让小的由着性子来,俗称“惯小”。可是,最近,小姨子却将这个词用在了我对岳父岳母的态度上,说我是“惯老”。

我父母在我20岁左右就相继去世。岳父岳母没有嫌我穷,在他们家西隔壁建了一间房子,算是我们的婚房(因我有内弟,按当地风俗不可以住在他们家)。为此,我常怀感恩之心……一晃30多年过去,二位老人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。而我,对二位老人也是孝敬有加,不仅尽力做好家务,承担家庭责任,逢年过节不是给钱就是购物……只要他们高兴、开心,我就处处依着他们、顺着他们,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在当地有口皆碑。

岳父母的楼房是1997年重建的,平时只有老两口住,东南角经常漏雨,其他地方也有些开裂。岳父岳母经常为此发愁。

但是,前些年因为涉及可能

拆迁,政府不批准新建房屋,我们就请了些匠人修修补补。前年,听说搞新农村建设,老旧危房允许拆除重建。我和岳父母两家就打了报告,政府也很快批了下来——两家各建一幢小别墅。

房屋开建时,八十多岁的岳父岳母突然提出,要在别墅后面建一个附属用房作厨房,理由是以前的大厨房习惯了,别墅的小厨房弄不来。岳母甚至说,哪怕我自己掏钱建个棚儿,不要你们掏钱。其实,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本来,我们是计划着房屋后面全部种上瓜果树木,弄一个像样的后花园。现在,老人提出这一要求,大家都反对。老人就不吭声了,整天闷闷不乐。我仔细想想,老两口生活习惯,提出这个要求,其实也合情合理,也符合当地的惯例。他们都已经八十四五的高龄了,就这么一点要求,我们做儿女的还不该满足吗?于是,我与妻子一商量,决定依了老的。可是,姊妹四个特别是我和内弟在同一个园上,必须一致同意才行。为了尽快统一意见,我们首先提出,岳父母建

厨房的费用和内部设施我们负责——其实,姊妹四个经济状况都不错,相互感情也都很好,还真不是钱的问题。大家为了老人开心,都先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。

拆房、建房期间,为了老人生活方便,我租用了两个集装箱房,拉上网络、装上空调、接通了有线电视(老人不看网络电视)……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建房前,我与包工头签了合同,约定“包工包料、拎包入住”,并且反复强调“不能影响老人生活”。可是,包工头经常不来。善良的老人们看到辛辛苦苦为自家建房的匠人没饭吃,就拖着老弱的身体为他们烧饭……这一烧,就是七八个月,最后老人被拖垮了。我们心疼不已,姊妹四个都先后回乡下看望、安抚他们。房子主体一建好,我立马将二老搬到新房子里住,并且将淋浴房、卫生间、现代化灶台等及时弄到位。

如今,虽然房子还是毛坯(春节后装修),但老两口生活基本恢复了原状,脸上充满了笑容……小姨子说,这都是你这个女婿惯的。



被母亲黏着是一种幸福

□盛丽秀

母亲86岁了,因为腿脚不那么灵便,很少出门。她平时像一个老小孩,耐不住寂寞,喜欢黏着儿女唠嗑,我们姐弟五个轮流照顾她、陪聊。而且大姐在我们姐弟群里嘱咐我们,和母亲聊天要耐心,说孝顺老人首先要顺着老人。还说,母亲这么大岁数,耳不聋眼不花、思维清晰、记忆力超好,本身就值得儿女感恩。

最近我把母亲接到家里住了一段日子,陪聊成了日常功课。

母亲跟我聊的内容很宽泛,如她看的电视剧剧情、她给老友打电话的内容,还有她这辈子经历的那些事情……而我耐心倾听就成。我一下班回家,母亲就像我小时候黏着她那样围着我,身前身后地跟着:我收拾家,她在一旁滔滔不绝地说话;我洗衣服,她在旁边陪着聊天;有时我索性啥也不干,专门坐下来和她细聊。担心她说话口干舌燥,就倒上一杯水给她润润喉咙。我也说一些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和母亲分享,那大多是有趣新鲜、能

让她快乐的一些事儿。

陪聊需要全神贯注,需要互动回应。母亲会察言观色。如果聊天时我们心不在焉地敷衍她,母亲会不高兴。而我的一些烦恼却让母亲知道,我怕母亲担心,也怕她不再“黏”我。

被母亲“黏”着是一种幸福。身旁有母亲在,我心里总是暖暖的,陪伴母亲聊天的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光阴;有母亲在,被她唤着乳名,我仿佛还是少年,依然保持童心,内心无比清澈丰盈。